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樊川集卷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十二 集部

樊川集卷十一

唐 杜牧 撰

表

賀平党項表

臣奉三月二十七日勅党項剪除北邉寧静華夏同慶道路懽呼臣牧誠慶誠忭頓首頓首伏以上天有震耀殺戮王者有攻討誅夷是以不暫討者不久寧不一勞

者不永逸伏以自古夷狄處中華未有不為患者春秋時長狄攻魯北戎病齊破衛陵燕侵秦撓晉西漢趙充國納先零於內地東朝馬文泉置當煎於三輔自後熾大侵亂關中戰爭十年騷擾四海陵逼京邑發掘園陵段熲不生終不能滅後至曹公因匈奴衰弱分為五部處在汾晉散而居之元海傑然首亂華夏中原喪沒凡數百年國朝貞觀之初突厥破滅太宗惑彥博之利口忽文貞之成莫處其降衆置於河南不數十年果殘燕

趙興師命將輸穀饋財天下騷然始能殄滅是知今古夷狄處在中土未有不為亂者伏以党羌雜種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勁俗稟天地之戾氣為西戎所麼舉種來降國家納之置於内地爰受冠帶兼伏征傜角觡既成觝觸是務天寶至徳之際北燕偏重中原一揻大歴建中之際逆胡餘波巨盜再起党羌因此亦恣猖狂兔伏鳥飛為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響作郊畿之殘賊比以回鶻未殄吐蕃正強且須羈縻未可重揻於是邊疆日駭

種類歲繁每至勁弓折膠童馬免乳以駤健之質張忿鷙之兇刼饋穀以焚舟殺輅車而閉道衆虺盤結羣犬吽牙依據深山出沒險徑近在宇下游於彀中艱難已來不能剗削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皇天縱聖赫日資明威極風霆謀先造化潛運睿莫獨決神機箕宿禡牙狼星歛角戊日禱馬太白揚𩮜按鎖而遏事無遺聚米而兵形盡見披其要地擣以奇兵獸窮搏人鹿急走險囊封赤白雜沓繼來雉走檄書遠近同至蘇辛

李蔡傅鄭甘陳十萬齊呼四面同入行軍於枕席之上敗虜於險阻之中或以利戈揕喉或以長矛挾脅僵屍積疊千山之草木飛腥霆雷轟喧萬里之威靈大震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言中國不振蠻夷入伐下人號天以告亂也復曰宣王薄伐小雅中興是知武功不成文德不洽皋陶無遺之誡史佚非類之言若不殄除何為家國自此兵為農器革作軒車泥紫金於常山沉殘戎於青海天覆盡得禹畫無遺統華夏為一家用夷

狄為四守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遠超三代之風使無一人之虐臣僻左小郡樸樕散材空過流年徒生聖代尚能為詩見志作歌極情上詠神功庶垂後代限以守土不獲稱慶無任踴躍款懇之至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臣等伏見湖南團練使奏生擒衡州草賊鄧裴及徒黨等伏以湖湘旱耗百姓饑荒遂有姦兇敢圖嘯聚令承擒滅已盡根株臣等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臣聞三代之

英兩漢之盛姦宄亂常之類挺災構逆之黨桀間即有
遇隙便生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威極風
霆德滋雨露正開壽域盡納羣生永戢干戈將臻富庶
逆賊鄧裴䲡爾小孽敢因艱食漸誘饑人剥亂鄉閭陵
驚郡邑徒堅黨合事鉅寇牢或據深山或閉官道遂使
湖嶺之外人不聊生慎由指揮義徒總齊武士仰憑睿
算遠仗皇威不經歲時盡翦豺虺党項已寧於朔北妖
黨復殄於巴西今擒鄧裴一清湖嶺用夷狄為四守統

華夏為一家言念秋毫無非帝力臣等備位台鼎日捧
聖謨無任忭舞踴躍之至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右臣奉某月日勑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遺愛碑
文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恩生望外事出非常承命震
驚以榮為懼伏以洪為州府逾於千年言念疲羸常患
水火風俗如此改革無因韋丹受朝廷分憂為百姓去
弊不踐舊跡特建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兼之

灌溉種蒔豐其衣食渤海潁川之治邵父杜母之恩校之于丹未足為比伏惟皇帝陛下陟降順帝施設如神納諫若轉丸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措寢年穀豐登而猶念切疲人及於循吏緬韋丹已效之績慰江西去思之心特與彰揚刱為碑紀是宜使内直學士西掖詞臣振發雄文流傳後代至于臣者最為鄙陋明命忽臨牢讓無路俯仰慙懼神魂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學但首叙元和中興得人之盛次述韋丹在任為治之

功事必直書辭無華飾所冀通衢一建百姓皆觀事事彰明人人曉會但率誠樸不近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報非次之拔擢宜裂肝腸無任感激懇悃血誠之至其碑文本謹隨狀封進以聞

黄州刺史謝上表

臣奉某月日勅旨授臣黄州刺史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牧自出身已來任職使府雖有官業不親治人及登朝二任皆參臺閣優游無事止奉

朝謁令者蒙恩擢授刺史專斷刑罰施行詔條政之善惡唯臣所係素不更練蕪之昧愚一自到任憂惕不勝動作舉止唯恐罪悔伏以黄州在大江之側雲夢澤南古有夷風今盡華俗户不滿二萬稅錢三萬貫風俗謹朴法令明具久無水旱疾疫人業不耗謹奉貢賦不為罪惡臣雖不肖亦能守之然臣觀東漢光武明帝稱為明主相繼聯續五十年當時以深刻刺舉號為稱職治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循吏衛颯任延王景魯恭

劉寛陳寵之徒止一縣宰獨能不狥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廢鞭笞責削之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内勃生古風凡違衆背時狥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豈一縣宰能移其俗此盖人為治古之人法為一時之法以治古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法齊之即一時之人國家自有天下已來二百三十餘年間專用仁恕每後刑罰是以内難外難作者相繼土地甲兵權柄號令盡非我有終能擒之此實恩澤慈愛

入人骨髓俗厚風古不可揺動今自陛下即位已來重罪不殺小過不問普天之下蠻貊之邦有罹艱凶一皆存卹聖明睿哲廣大慈恕遠僻隱阨無不懽戴十四聖之生育張二百四十年之基宇臣於此際為吏長之敢不遵行國風彰揚至化小大之獄必以情恕孤獨鰥寡必躬問撫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聖天子所遣刺史不為虛受烝其和風感其歡心庶為瑞為祥為歌為詠以裨盛業流乎無窮在臣心之則然豈材術之能及無

任感激悃悃之至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伏奉宸翰以邊塞未靜將帥之才唯務誅求不謀兵食者伏以陛下自即位以來正朝廷而舉典法肥天下而壽羣生故能不血刃以收河湟用文誥而降羌寇干戈偃戢遠邇安寧今者尚以戍邊未得高枕深憂將帥不副憂勤或但恣於侵貪或不事其兵食須有戒勵形於詔書此乃周文小心克勤大禹不自滿假比於聖德無

以過馬臣等備位鼎司親奉睿旨銘鏤肝膈專令防虞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賜新絲表

右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等新絲者伏以繭蠶所繫在於纂組其功之大與食爭先陛下仁德動天雨澤順序桑柘沃若蠶女功勤𦈢比凝霜縈如委霧繭稅不逋於鄉井被霞皆徧於華夷盡荷皇慈同歌帝力臣等備位台席親逢盛時無任懽抃感恩之至

為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伏以收復河湟廓開土宇北絶椊嶺西過榆溪壯中夏起塞之雄奪西戎理弓之地至使強虜不敢觸鋒山鎖七關地闢千里歌貍首而息射詠杕杜以勞旋聖德神功超今越古某月日臣等於延英殿面奉德音陛下以克定舊疆獲成先志歸功祖考追尊鴻名臣等伏念國家之為治也溢三皇之軌躍奮百代之上下天寶之末天下泰寧恃富庶而醉飽無虞韜干戈而兇逆僭作大

歷貞元之際河北河南之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郡國皆叛亂之臣苟且之令行畫一之法廢月增日長雄唱雌和李錡宗子劉闢書生東據石頭西斷劒閣朝廷所有唯止兩京伏惟憲宗皇帝順上帝之心酌列聖之法爵不踰德舉不失賢親端莊之正人去側媚之邪士然後提挈網紀震疊雷霆誅夷羣兇灑掃四海百度如律九功可歌天業益張聖統無極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伏惟元和之初實開中興之

業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脩先王之大道
行天下之達德廣問延諫褒直盡下首雪寃獄常對法
官是則虞舜恤刑文王慎罰無以過也開張聰明延納
諫諍守職業者無職不舉被言責者無事不言皆獲甄
陞豈唯假借夫仲尼以三人有我師大禹以愚夫能勝
予是仲尼之好問大禹之拜言無以過也是以百姓手
足皆安於措置四海風俗益臻於和平尚猶子夜觀書
日昃聽政下採人病上求天瑞帝典曰聖敬日躋湯銘

曰日日新是陛下之德有以方之仲尼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仰陛下之至理知孔聖之可驗夫西戎強盛自古無之包有引弓之人盡臣跨馬之國天下獻力備邊不克四海輸賦養兵不足廣川薦草盡為所有健兵倅馬不可當鋒雖李廣才能克國沈勇但能閉壘豈敢交綏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畜睿奠於霄漢之表畫聖謨於造化之先捕虜將軍射聲校尉羽林突陣之騎酒泉校尉之兵親自指蹤同時受命信星效祉

靈旗呈祥壁壘言言而洞開渠魁纍纍而自縛解辮削
衽投戈委弓慴怛威靈歡呼冠帶破穜徙域空漠靜邊
指北海而封燕然中西域而立幕府鄭吉之理烏壘班
超之鎮他乾大庇生人一寛天下昔漢武帝之逐北虜
四海耗半殷高宗之伐鬼方三年乃克尚書班史稱德
詠功今陛下用仁義為干戈以恩信為疆場所求必至
有鬬必先不遺一矢不頓一刃洗八聖旰食之恨雪百
年亡地之羞小雅盡興大業無極為而不有歸功先帝

禮曰天子有善上讓于天仲尼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乎蓋以善於繼述能光祖考今者陛下謙讓之道符於禮經繼述之孝稱於孔聖臣等待罪宰相目覩昇平謹具太常追尊順宗皇帝憲宗皇帝謚號如前伏候勅旨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臣伏奉今月日制書除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祗奉成命進退失圖捧詔兢惶銜恩戰慄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書生仕逢聖代掌綸言於西掖作藩守於名邦

自顧才能己是踰越陛下獎遇不次拔擢過分春闈典貢地官掌財咸無政能粗免借闕及擢為莞摧累受寵榮雖竭盡疲駑欲裨萬一而才智踈拙不效涓塵夫宰相之任前賢有言如涉川有舟如幽室有燭代天理物為人具瞻豈伊小臣而膺大任今朝廷髦俊並集名德森然或多歷庶官或皆有功實或四方屏翰已著勲勞舉而用之無不可者如臣凡淺豈宜委任伏乞俯回天鑑更擇時賢必能丹青帝圖金玉王度使微臣無尸祿

之誚聖主有得賢之名非唯徼臣獲安實亦天下幸甚無任悃懇血誠之至

代謝賜批答表

臣伏奉今月日批答令臣宜斷來表不許牢讓者仰承鴻澤跪捧芝緘戰越失圖啟處無地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昨奉詔書付以魁柄自顧斗筲之器樸樕之才叨恩寵時竊棟梁任只合效蔡謨堅卧孔霸懇辭尚猶拜謝天顏進見卿士榮忝既積憂惶實深是以拜章上

陳懇辭自叙冀回聖鑑更擇時賢豈意睿旨重臨綸音再下不令狥志且遣守官大君之成命已行微臣之丹懇不遂誓當戮力盡瘁粉骨捐軀知無不為見死寧避冀答君親生成之徳用酧乾坤覆育之恩無任感激懇惶之至

狀

代謝賜告身鞍馬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鞍轡臣

生逢聖代竊位巖廊奉告令之詔書丹霄之雨露猶濕
錫代勞之駿馬内棧之風雲尚隨寶軸煥絲綸之言逸
足騁權竒之態螢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
荷乾坤之徳殺身寧報撫己知慙無任感恩抃躍之至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右臣某言伏以降誕之辰生靈同慶合鈞天之廣樂九
奏諧和令錫宴於仙祠百辟懽抃臣等幸生聖代獲備
台階雖欲殺身豈酧大造無任感恩踴躍之至

代論閣内延英奏對書時政記狀

右舊例宰臣每於閣内及延英奏論政事及退歸中書知印宰臣盡書其日德音及宰臣奏事送付史館名時政記史官憑此編入簡策伏以數陳時政承奉聖旨事非一端時移數刻退朝循省執筆讃論但記出己之辭或忘同列之對若獻替之説或闕則史冊之書不詳臣今商量每閣内奏事及延英對回陛下所降德音宰臣所奏公事人自為記共成一篇既得精詳必無遺漏付

與史氏使得直書伏乞天恩永為常式

宴畢殿前謝狀

臣等言遲日正麗廣場洞開張仙樂者三千餘人列正羞者二十六豆酒傾瑶甕食置雕盤列圭組以成行酌金罍以為勞屬饜而止飽德以歸既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千年一遇百辟同歡臣等備位台司親逢聖日歡呼抃躍不能自勝

謝許受江西送絲絹等狀

右今月十八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令臣領江西觀察使紇干衆所寄撰韋丹遺愛碑文人事絲絹三百疋者恩隨幸至榮與利并抃躍慙惶罔知所措伏惟皇帝陛下皇天縱聖赫日資明大獎功勞不計存沒舉韋丹江西之績特令徵臣撰碑墮淚之思豈慙羊祜黃絹之妙實愧蔡邕今者更蒙恩私廣受絲帛捧戴兢惕無地容身不勝感恩慚惶之至

謝賜物狀

臣等言叨陪錫宴竊覩鈞天百品並陳三酒皆具微臣所志已極滿盈豈意鴻澤重霑錫賚殊等朱綠玄黄之繒綵精金文錦之珍奇捧戴自天啟處無地不勝抃躍感恩之至

謝賜茶酒狀

右臣某等言伏以大慶吉辰榮霑錫宴鴻恩繼至玉人荐臨旨酒名茶玉食仙果來于御府莫匪天慈適口忘憂已滿小人之腹殺身粉骨難酧聖主之恩無任感恩

抃躍之至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前件官執德以進嚮道而行藹有令名備歷清貫掌綸言於西掖才稱發揮參密命於内庭衆推忠慎自珥貂近侍主鑰東門聲寔益重於縉紳磨涅始彰其堅白伏以南省實天下根本兩丞為百司管轄苟非其選必致敗官今若以臣所任迴授敬復庶能肅清臺閣提舉紀綱既曰陟明實不虚受伏乞天恩允臣所請

代人舉蔣係狀

伏准某年月日勑内外文武官宜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義素彰文學早著揚歷臺閣宣昭令名甞為諫官無所避忌及領藩鎮實恵疲羸頃者不附權臣例遭左官今逢明代猶典小州伏以封還詔書駁正時事職業實重選擇宜精令若以臣此官迴與蔣係既不虛受實為陟明伏乞聖慈允臣所請

上淮南李相公狀

伏以近日當州人吏往來及諸道賓客行過皆傳相公以淮海之地災旱累年仁憫之心憂念深切廣求人瘼大革土風郵養疲羸抑挫豪猾備職者思勵其己業官者得用其能鰥寡孤獨飛沈動植仁煦必及恵愛無遺吏不敢欺法能必束上行下效家至户封閭里安泰史册未聞竊以聖上倚注既深相公勲業愈重況兹異政即達宸聰伏料窮邊絶塞將議息兵宣室明庭必思耆德重秉鈞軸固在旬時牧忝跡門牆不勝抃躍攀望榮

戟下情無任戀結之至

上鄭相公狀

伏以相公自專魁柄一闡大猷鎮撫四夷訓導百吏無不信順皆有程品猶尚不遺微賤特降慰誨重疊滿幅榮耀閭門捧戴生光啟處無地間於白屋之輩皆願殺身詢於黄耇之徒以為異事慰示天下長育人材魚頡鴻冥之潛丘中島上之隱皆可以結戀隨指效用盡心接地際天日出月入盡得臣妾無不謳歌蒼生顒顒實

有所望牧一門骨肉皆受恩知效命之誠瀝血自誓無任攀戀感激懇悃之至

上安州崔相公狀

牧比於流輩一不及人至於讀書為文日夜不倦凡諸所為亦未有以過人至於會昌三年八月中所獻相公長啟鋪陳功業稱較短長措於史記兩漢之間讀於文士才人之口與二子並無愧容伏恐機務殷繁不暇省覽令者竊敢再錄啟本重干尊嚴付于史官而不誣懸

於後代而不泯其於取重豈在小人復敢别録所為新舊文兩巻凡一十九首上陳視聽一希鐫琢重疊過越惶懼伏深伏惟照察

上吏部高尚書狀

牧人惟樸樕材實朽下三守僻左七換星霜拘攣莫伸抑鬱誰訴每遇時移節換家遠身孤弔影自傷向隅獨泣将欲漁釣一壑棲遲一丘無易仕之田園有仰食之骨肉當道每歎末路難循進退唯艱憤悱無告今者大

君繼統賢相秉鈞遺墜必舉髦雋並作伏惟尚書秩高天爵德冠人倫為搢紳之紀綱作朝廷之標表凡遊門館莫非雋賢至於小人最為凡罷頃者幸以屬郡祇事𢒰車奉約束而雖嚴滌昏蒙而無術實多借闕每賴恩容敢望尊嚴特自褒舉手示遠降羈魂震驚感激彷徨涕淚迸落便無跛倚如生羽翰全忌鼠循忽欲鳥舉雖闕下一名歲中四遷校其光榮不能踰越禮曰君子受其死有以待也養其身有以為也是小人忘生殺身之

地刳腸奉首之報今得之矣復何求焉江山絶域登臨己秋猿吟鳥思草衰木墜黎侯寓衛有式微之詩趙王遷房創山木之詠流落多慼今古同塵迴望門牆涕戀唯積起居末由無任血誠懇悃之至

上刑部崔尚書狀

牧叱於流輩疎濶慵怠不知趨嚮唯好讀書多忘為文格卑十年為幕府吏每促束於簿書宴遊間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經營衣食復有一州賦訟私以貧

苦焦慮公以愚恐敗悔仍有嗜酒多睡厠於其間是數者相遭於多忌格畀之中書不得日讀文不得專心百不逮人所尚業復不能尺寸銖兩自強自進乃庸人輩也復何言哉今者欲求為賛於大君子門下尚可以為文而為其禮詩所謂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者也謹敢繕寫所為文凡二十首伏地汗赧不知所云

樊川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十三 集部

樊川集卷十二

唐 杜牧 撰

啟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

牧啟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静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

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邉障尚警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煩徵兵伏以回鶻種落人數非多校於突厥絶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近來漠南為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髯驪騂之騎凋耗已無湩酪皮毳之資饑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計不出二者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

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塚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較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

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寛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

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牧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回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於掌股之中軏轠懸瓶湯沃晛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令氷合防秋氷銷解戍行之已久虜

為長然出其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回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回鶻之後便是勍敵況示之以弱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療玄玉於常山子遺人於河隴顧茲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大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鎖而邉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之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

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令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寛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惶悚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牧啓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戰國時張儀以為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悦名曰腹中之眼帶甲十萬籍土五州太行東儀為其扃闗健馬強弓為其羽翼自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

強昨者凶豎專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疑難攻蜂蠆螗螂頗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斷潛運廟謨仗宗社威靈驅風雲雷電掌上必取殼中難逃繞逾周星果梟逆首周公東征之役捷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克聞四歲校虜寇之強弱曾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算英畧借筯深謀比之前脩一何遠出自此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開明堂再振儒校窮天盡地皆為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

代牧謬分符竹實由恩知慶快懽忭倍百常品不宣

上白相公啟

牧啓伏惟相公上佐聖主獨專魁柄封植良善修整紀綱練羣臣謹百職考功績覈名實大張公室盡閉私門盛德大功直筆實光於簡策清節細行祝史不愧於神明天下望之為準繩朝廷倚之為依據畢公克勤小物周公煥發大猷丙吉陋案吏於公庭袁安不錮人於聖代衛將軍有長揖之客張子孺無謝恩之人吉甫宰由

舊章魏相能明故事房杜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姚梁公先有司脩舊法下位各得言其志百司各得盡其才求於古人之賢皆集相公之德如以尺量刀解粉布墨畫小大銖黍丸角尖鈌各盡其分皆當其任是以庶人不議鄉校無言天下欣欣若更生者自此黄髮之老待哺之子不見兵戈不離抱撫清廟之祭四夷來助蒼生之願百志皆成顒顒萬方實懸斯望牧遠守僻左無因起居但採風謠亦能歌詠無任攀戀激切

上周相公啓

牧啓伏奉三月八日勑除尚書司勲員外郎史館修撰承命榮懼啓處無地伏以聖主順上帝之則宰四海以仁神化風行家至日見古先哲王之德也有求必至有開必先是以傅吕得於夢卜申甫降於山嶽伏惟相公待主乃用為時而生當考室搆厦之時膺篙繩削墨之任賛傑俊遂賢良調陰陽提紀律類能而使度材受官常切如家之憂每懷撻市之耻是以朝廷禮樂天下清

明人不凋傷神不怨疾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雖周獲仁人商得元哲夢卜降嶽之得豈能逾焉牧樸樕之才糞朽之賤遭逢盛業三帶郡符自審事宜實以逾忝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之中終日昏氛侵染衰病自量忝官己過不敢率然請告唯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拔自汚泥昇於霄漢却收斥錮令廁班行仍授名曹帖以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己自驚喜過成泣藥肉白骨香返遊魂言於重恩無以過此雖買臣懷紱郡邸蕭

育名拜扶風楊僕三組垂腰蘇秦六印在手校於榮忝無以為喻言念微生難酧殊造伏以相公自數載以來朝廷篤老四海俊賢皆因挈維盡在門館毘輔聖主巍為元勲自有明神以相百禄固唯賤末報效無門感激血誠涕淚迸溢無任懇欵

薦韓乂啓

昨日所啓言韓拾遺事非與韓求衣食救饑寒也御史亦豈為救饑寒之官乎中丞必曰大梁奏取韓以饑寒

何不去夫幕吏乃古之陪臣以人焉北面雖布衣無恥之士亦宜訪其樂與不樂況有道之君子乎韓以旅寓洛中非不樂梁也不甘不告之請耳韓及第後歸越中佐沈公江西宣城府罷唐扶中丞辟於閩中罷府歸路由建州妻與元晦同髙祖扶惡晦為人不肖之及晦得越乃棄庢避之居常州殷儼者仰韓之道自閩寄百縑遺之及門不開書緘而斥去之敉匕兩府同院但見其廉慎髙潔亦未知其道太和八年自淮南有事至越見

韓君於境上三畝宅兩頃田樹蔬釣魚唯名名僧為侶餘力究易嬉嬉然無日不自得也未嘗及身名出處之語未嘗入公府造請與幕吏宴遊因此不為縉紳所見禮蕭高二連帥即日造其廬詢以政事稱先人梓材有文學高名沒於越之府幕故不顧復為越賓及高至許下厚禮辟之其為人也貞潔芳茂非其人不與遊非其食不敢食蕭舍人考功崔員外是趨於韓交者某復趨於蕭崔二君子者即韓之去某其間不啻容數十人矣

亦安得知其賢而言之復不借乎伏恐中丞謂韓求官以衣食干交朋者中丞初在憲府固宜慎選御史御史固非救饑寒之官牧久承恩知但欲薦賢於盛時雖至淺陋亦知不可以交友饑寒求清秩以干大君子者伏慮未審誠懇故此具陳本末伏惟照察

薦王寧啟

前渭南縣令王寧實有吏才稱於衆口年少強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蘊智能無頭角誇誕三也廉直

可保四也處於驕將内臣之間必能和同五也今者邊將生事雜虜起戎不憂兵甲唯在餽運牧過承恩獎輒敢薦才伏惟取舍之間特賜恕察

上知己文章啟

牧啟牧少小好為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為視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歌詠紀叙之故作燕將録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以來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為天子諸侯故作原十

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徃徃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歴大起宫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宫賦有廬終南山下甞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貞元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歸其間及齒髮尚壯

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為拜謁之先或布一獎令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乞少假誅責生死幸甚

獻詩啟

牧啟牧苦心為詩本求高絶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意篇成在紙多自焚之今謹録一百五十篇編為一軸封留獻上握風捕影鑄木鏤氷敢求恩知但希鐫琢冒黷尊重無任惶悚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

牧啟人有愛牧者言於牧曰吏部員外郎例不為郡子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懇至於再三答曰牧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多無此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為格言此乃急於進趨之徒自為其說若以言例貞元初故相國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為滁州近者澶王傅李凝為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事太遠李為擢用此不足徵牧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

在書取為令證遠自三代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援引况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叐不足為例乎况盧公邁止以骨肉寒餓來守滁陽非如牧以親弟廢痼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牧有二與盧公所切復為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令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求利小臣校量輕重與刺史相懸求利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為之十萬户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為其刺史即是本末輕重顛倒乖

戾莫過於此牧弟顗世冑子孫二十六一舉進士及第嘗為上裴相公書道壯温潤詞理傑逸賈生司馬遷能為之非班固劉向輩亹亹之詞流於後輩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廹以世舊取為浙西團練使廵官李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顗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愴惶中言於親吏曹居實曰如杜廵官愛我之言若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顗客居淮南牛公欲辟為吏顗謝曰荀爽為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為幕

府下執事御李膺矣然李公困謫遠地未願仕宦牛公

嘆美之聰明雋傑非尋常人也牧自省事已來未聞有

後進名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顗比者今有一兄仰

以為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

内無也言於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言喜莫若虢國太

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

夜哭聲不絶牧今懇如包胥但未哭耳若蒙恩憫特遂

血懇其喜也不下虢太子詞語煩碎頻干尊重足及軒

闔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悃

第二啟

牧啟牧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有屋三十間而已去元和末酬償息錢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止有一豎戀戀憫嘆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苦無所容歸死於延福私廟支柱欹壞而處之長兄以驢遊丐於親舊牧與弟顗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所記

者凡三週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牧為御史分察東都𩔗為鎮海軍幕府吏至二年間𩔗病眼暗無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劒南少尹姜沔喪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牧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石生俱東下見病弟於揚州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曰内障法以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週歲脂當

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皇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憂其年秋末牧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牧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瞳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潯陽湖流不遠刺史之力復可以飽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畝田豈可同歸遂如潯陽四年二月牧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顗決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斯疾也豈遂痼乎然有石生慎無自

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不效五年冬牧為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顗西歸顗固曰歸不可議俟兄慥所之而隨之㑹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蘄牧與顗同舟至蘄牧其年七月却歸京師明年七一作正月出守黄州在京時詣令虢州庾使君問庾使君眼狀庾云同州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即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少有術甚妙似石不及某常病内障愈於周手豈少老閒工拙有異牧至黄州以

重幣甲詞致周至蘄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脈凡內障脂凝有赤脈綴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脈赤脈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脈必有良藥某未知之是石生業淺不達此理安再施針周不針而去時西川相國兄始鎮揚州弟兄謀曰揚州大郡為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力可為久安之計與有所遇其年秋顗遂東下因家揚州與顗一相見別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任三十日而西臨歧與決曰此行也必

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聞九嶷山南有隱士綦毋弘者人言異人能愈異疾忠州酆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隂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八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還以痼疾者奏章於上帝能為解之刺史之力二人或可致是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啟乞守錢塘蓋以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矣但能識牧聲音不復知牧鬚髮已半白顏面衰改是

牧今生可以見顗而顗不能復見牧矣此天也無可柰何牧能見顗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終無相見期況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困目無所覩復困於衣食即海内言窮苦人無如顗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迫上干尊重伏料仁㫖必為憫惻然牧早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蓋年如七八十人將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

八十人將謝之候盖人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亦與草木中蒲柳松柏同也牧今生四十八矣自今年來非唯耳聾牙落抑以意氣錯寞在羣衆懽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壟悵望寂默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見親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況牧早衰敢望六七十而後死乎願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

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牧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惟仁惻念病弟望牧東來之心察牧欲見病弟之志一加哀憐特遂血懇披剔肝膽重此告訴當盛暑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啟干丞相治其罪可也伏紙流涕俯俟嚴命不勝激切

第三啟

牧啟牧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書微懇列在長啟干

黷尊重乞守錢塘以便家事自嘆精誠不能上動相公不遂所請伏以病弟孀妹因緣事故寓居淮南京中無業今者不復西歸遂於淮南客矣病孤之家假使旁有強近救接庇借歲供衣月供食日問其所欠闕尚猶戚戚多感無樂生意況乎為客於大藩喧囂雜沓之中無俸祿之氣勢食不繼月用不給日閉門於荒僻之地取容於里胥遊徼之輩部曲臧獲可以氣凌鼠侵又不能制止所可仰以為命者在三千里外一郎吏耳復有衣

食生生之所須悉多欠闕欲其安活而無歎叱悲恨不可得也去歲伏蒙恩念出於私曲語令青州鄭常侍云更與一官必任東去牧承受仁旨不敢不重以錢塘更陳視聽令自勲曹遷擢在牧更授一官已榮過矣在相公必任東去之言鏘然在耳近者累得書告以羈旅困乏之聞於他人可為酸鼻況於牧心豈易排遣今年七月湖州月滿敢輒重書血誠再干尊重伏希憐憫特賜比擬牧伏念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常不敢以壽考自期今

更得錢三百萬資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死死亦不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湖州名郡也私誠難遂也不遇知己豈得遂志瀝血披肝伏紙迸淚伏惟殊造或賜濟活無任懇悃

上宰相求杭州啟

牧啟牧於京中唯安仁舊第三十間支屋而已長兄慥罷三原縣令閒居京城弟顗一舉進士及第有文章時名不幸得痼疾坐廢十三年矣今與李氏孀妹寓居淮

南並仰牧微官以為糇命牧前任刺史七年給弟妹衣食有餘兼及長兄亦救不足是牧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處安活自去年八月時蒙奬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職七年棄逐再復官榮歸還故里重見親戚言於鄙誠已滿素志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舊第無屋與長兄異居今秋已來弟妹頻以寒餒來告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為朱馬緼作由袍其於妻兒固宜窮餓是作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為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

皆因謀於知友曰杭州大郡今月滿可求欲干吿吾相次活家命以為如何皆曰子七年三郡今始歸復相國知子必欲次第叙用子今復求刺史得不生相國疑怪乎牧答曰是何言與牧唯恃吾相之知始敢干求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杭州户十萬税錢五十萬刺史之重可以殺生而有厚禄朝廷多用名曹正郎有名望而老於為政者為之牧今官為外郎是官位未至也前三任刺史無異政聞於吾相是為政無取也今若得遂所求

非唯超顯兼活私家牧若不恃吾相之知而求之是狂躁妄庸人也墜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古人以此二者譬喻所切也牧今所切是墜於絶壑而衣掛於樹杪覆在鼎中下有熱火而水將沸與古所喻則復過之輒敢具疏血誠上干尊重冀垂恩憐或賜援拯褸褸丹懇不勝惶懼懇悃

為堂兄慥求澧州啓

牧啓庫部家兄昨者特蒙奬拔却忝班行實以聽聞稍

難不敢更求榮進今在郢州汨口草市絶俸己是累年孤外甥女及姪女堪嫁者三人仰食待衣者不啻百口脫粟蒿藿纔及一飡伏蒙仁恩頻賜顧問必許援拯授以涔陽活於闔門無不感涕伏以相公上佐聖主蔚為元勲恩隨風翔德與氣游唯一物之微四海之大鎔造所及罔不得宜伏念庫部家兄承一顧之恩二紀不替伏恐機務繁重不時記憶心迫情切輒敢重干尊嚴戰汗憂惶伏地待罪不勝惶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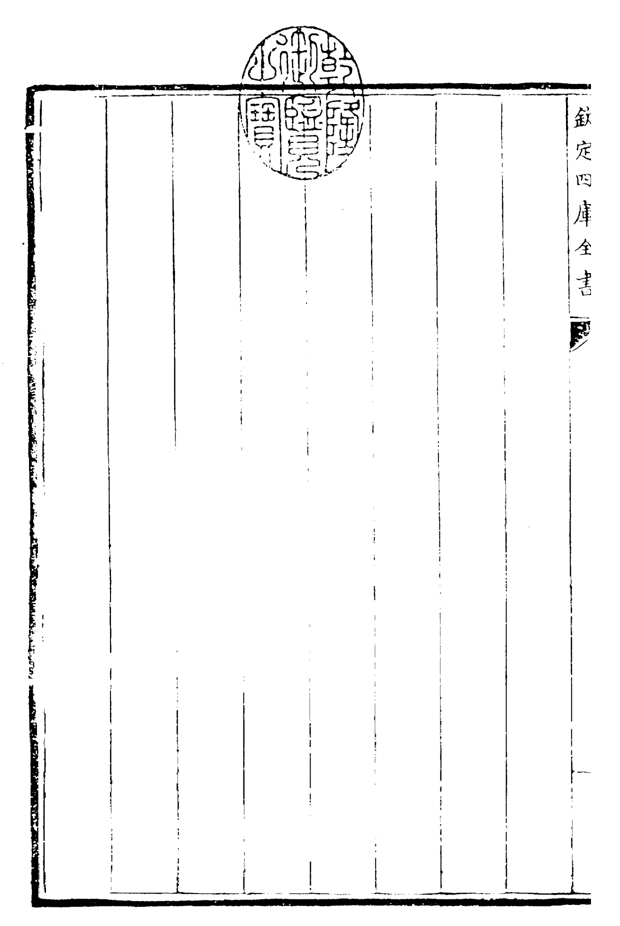
樊川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九頁後八行帝典曰聖敬日躋按

此出商頌長發篇非帝典語

第十三頁前三行逸足騁權奇之態刊本權訛拳

據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莫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樊川集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十四 集部

樊川集卷十三

唐 杜牧 撰

制

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敕昔有虞氏貴德尚齒言於四代其道最優今吾鄉老富有道德以大冢宰表率羣寮顧予敢專得於僉議前山南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

尚書使持節襄州諸軍事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
國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高元裕始以御史諫官
在長慶寶歷之際匡拂時病磨切貴近罔有顧慮知無
不為復以諫議舍人在太和末詞摧凶魁坐折左宦繼
為中丞京兆公卿藩服朕始在位徵歸朝廷爰自尚書
裂分茅土為政以德行己惟仁信而履之服而樂之餘
三十年道益昭著夫中外之任迭有重輕今者干戈藴
藏戎狄信順將欲詳考典禮開張教化使吾丞相已降

有所咨稟非爾元裕其誰膺之至於官業豈勞倚任祗聽出納無忘教戒可守吏部尚書散官勲封如故

崔瑑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璵除兵部侍郎等制

敕喉舌百官之本綱轄天下之要戎政國之大事三人為衆一舉得之唯君知臣予不敢讓正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瑑德可標準言成文章揚歴中外道益光顯左省駁議不畏强禦分憂陜服尹兹東

郊政既安人化能被俗擢任藻鑒旋職宷蘢材皆適宜
官無逋事分鎮股肱之郡遂成功實之臣陟處綱曹副
以中憲每師遴瑗常慕史魚抨彈之勇正當時病翰林
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武
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蘇滌行冠人倫爵高天秩仁
義禮樂之是務克伐怨欲之不行翺翔禁闈出入諷議
汲黯為郡嘗聞卧理下惠去國皆以直道洎宣室思賢
甘泉召雄造膝盡忠代言稽古近以微恙懇請自便君

子之道進退可觀正議大夫前權知尚書户部侍郎上柱國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崔璵上知自得不罷難名既擅髙文兼通古學掌言綸閣典貢春闈詞同三代之風士掇一時之秀振舉職業昭宣令名詩曰多士文王以寧禮曰官備天子為樂咨爾璪等寔瑞清時予為爾之德鄰爾膺予之慎選典刑不忘於哀敬提綱唯在於公勤舉司馬法勿踵近習各膺重任企佇上酬宜於夙夜無孤官業璪可守刑部尚書散官

勲賜如故滁可行尚書左丞散官封如故璵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勲封賜如故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等制

敕冉有仲由孔門之高弟也尚曰處於小國可為具臣況今照臨百官撫御四海綰牢籠漕輓之職掌五兵六師之重次第超擢為吾大寮若非僉諧豈敢輕授正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裴

休仁義禮樂文行忠信積此八者以為成人前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大中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裴諗在元和代理唯帝念功四夷九州文化武服咨爾先父貴著大勲天必祚仁門有令嗣道直才富行備名高文學而浹洽專精奉履而清淨恭儉爾皆周歷華顯踐更臺閣處事可法出言成章咸輟自綸闈任寄方伯教訓以禮生聚以仁千里封疆一口歌詠休

乃命以取士時稱得人用其公方委之管摧事為之制曲為之方拘校姦賍末減賦取公財不耗疲人樂生望為準繩立作據伏名寔兼備徳位兩高漢史曰理行尤異者就加禮曰有功於人者進律秩崇八座官副夏卿舉以授之予亦何怪夫宰相佐天子公卿助宰相股肱指臂任同一身有事必言未為越局無由愛惜勉荅寵榮休可禮部尚書依前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謚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勲封賜如故

畢誠除刑部侍郎制

敕士師皐陶之恤刑司寇蘇公之用獄既盡哀敬能致治平擢為大寮屬兹慎選出於予志委以誠臣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國平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畢誠學臻壼奥文越拘攣常以忠信用為前後爰自郎署擢居内庭謀議有同於壽王竒異輒委於嚴助竭盡心力禆補機要既久歲序須議遷昇令者耕夫服田戎馬不駕欲使凡一手足皆獲措置

是故用汝典予刑罰汝其往哉吾今告汝吾聞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宜念格言深思倫要九服休命以稱朕意可權知尚書刑部侍郎散官勲封賜如故

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

敕昔貞觀開元之為理也遠隠必見情僞必知天下如一家兆庶如一人無他道也綱目皆振法令必行祖宗在天方冊在地人存政舉行之非艱故用正臣委之邦

憲朝請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
有翼戴仁而行抱義以處牆仞裏峻壇宇外寛介特守
君子之強文學盡儒者之業周歷清貫擢為諍臣攻予
甚専言事頗切頗試佐輔移理陜郊馮翊之恐失倪寛
頼川之欲得黄霸壺漿迎路襁負攀車徵為公卿愈見
風采恤刑慎罰守法當官巍然立朝為時凖直令者跡
其率理委之糾繩爾其思恵文彈理之言思立秋授署
之旨三尺律令四海紀綱所宜公共無即上意古人有

言曰凡為虎鼠計於用揜令者倚任佇覿爾能唯君知臣無累所舉可守御史中丞散官勲封賜如故

趙真齡除右散騎常侍制

敕仲尼曰慎擇爾臣為人之導夫語言應對之選為顧問耳目之官若非善良必致壅害朝散大夫守太子賓客上柱國漢中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賜紫金魚袋趙真齡其先君子祇事祖宗出入屏毗餘四十載爾為令嗣克肖素風好學頗專樹善不倦凡曰賢彦無不與遊

雲水登臨多聞放志風塵趨競殊不縈心是以長人有
慈恵之名處官無纎介之失其為行己斯亦多矣丹墀
文陛之内貂羽金蟬之榮超以授之無忝所舉可守右
散騎常侍散官勲封賜如故

韓賔除户部郎中裴處權除禮部郎中孟遜除工
部郎中等制

敕朝散大夫守尚書水部郎中上柱國韓賔等尚書天
下之本郎官皆為清秩非科名文學之士罕與其選以

賓端貞有守以處權俊乂出羣以遂才能適用皆茂鄉里之稱咸為名實之士各服休命勉於官業可依前件

鄭處晦除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敕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柱國賜緋魚袋鄭處晦御史中丞韋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屬三十人例以中臺郎官一人稽參其事以重風憲如曰處晦族清冑貴能文博學人倫義理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為副貳以佐紀綱以爾處晦常居內庭草具密命自

以疾去於今惜之頗俞其言如我自得有異為爾之知己予為有異之德鄰上下交舉豈有私愛勉脩職業所報非一可守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散官勳賜如故

庾道蔚除起居舍人李汶儒除禮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等制

敕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也况乎伎出流輩超侍帷幄豈唯獨以文學止於代言亦乃密參機要得執所見若非賢彦豈膺選擢將仕郎守起居舍人庾道蔚嘗自幕府

升為諫臣每直言而盡誠不違忠而偶意朝議郎行尚書禮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李汶儒才行冠時名聲譁衆揚歴臺閣寛昭職業無入而不得其道守正而莫混其源並為儒者之英咸藴賢人之操久遊安在相見何晚禮曰君子稱人之美則必爵之我既言矣亦能縶維宜盡忠讜以酬寵遇並可守本官充翰林學士餘如故

李朋除刑部員外郎李從誨除都官員外郎等制

敕書曰庶獄庶事予敢罔知此乃周文王之所理天下

也惟獄惟事會於南宮求郎之艱豈敢輕易將仕郎侍御史内供奉李朋能積行實發其詞華勁正端慎官業克舉天平軍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祠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李從誨宗室子弟美秀而文嘗經磨涅不改堅白今者取自憲府擢於幕吏各有所授皆為清秩當自宣室受釐之際思滿堂飲酒之言至於刑章尤繫念慮予曰罪爾勿罪予曰寛爾勿寛問法何如無即上意各宜勉勵勿自輕怠朋可守尚書刑部員外

郎散官如故從誨可守尚書都官員外郎散官如故

權審除户部員外郎制

敕文林郎守尚書水部員外郎權審湖嶺旱暵百姓枵耗老弱死道上強壯入賊中爰求使臣以救其弊執事者上言爾審學古有文通知理道遂使馳驛視吾饑人果能臨事知權受命達旨慰撫流散宣導恩澤蠲貸逋逸能裁闊狹大小輕重各合事宜雖古所謂直指繡衣美俗使者言之於爾無以過焉用超名曹以酧往效無

曠官業勉服休命可守尚書户部員外郎散官如故

皇甫鉦除右司員外郎鄭滌除侍御史内供奉制

敕夫聖人之理百代同道無他術也綱紀盡舉而關轄不寛故提綱主轄之司為邦立理之本言於其屬豈敢輕取浙西道都團練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皇甫鉦鄉里秀人臺閣名士能以文學發為官業朝議大夫前守河南縣令上柱國鄭滌生於清族克肖素風凡守郡邑皆著理行會府蕤委

之任憲司抨彈之職委之授汝得不戒之夫為政也日夜思之勤而行之此乃子産之言也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乃詩人之所稱也四海百司之條目舉之在勤破制壊法之姦蠧糺之在敢率是二者可曰當官各服寵榮無忝遷擢鈺可尚書右司員外郎散官賜如故溉可侍御史内供奉散官如故

韋退之除户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盧頵除監察御史等制

敕仲尼見負版者則必式之此言為國根本不敢不敬況其官屬豈可輕用漢家授署御史多於立秋盖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古人垂旨可以知之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韋退之等皆章甫高危逢掖褒博表裏文行師法典常退之常歷憲臺久居官次性既安靜事皆達練德融典校延閣服膺郡書美價廣譽旁溢遠播顥佐賢藩名聲籍甚留滯在外而非所宜地官為郎南臺持斧皆有職業佇見風采各思率勵以副甄昇可依前件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等制

敕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李蔚劒南西川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盧潘等夫法不立而化行惡不去而善進雖使堯舜在上末之有也故御史之舉職者前代有埋輪都亭之奏國朝亦有戴豸正殿之劾若非端勁知名之士不在斯選蔚以文行進用已著勞效潘以儒雅流聞令膺拔擢有司列狀詞旨頗公使吾綱目盡張隄防不壞不在

法吏其在他乎朕闢祇官之門開天下之口企以待理無有厚薄爾等吐茹侮畏之道能不媿於詩人斯塞職矣可不勉之蔚可侍御史散官如故潘可殿中侍御史散官如故

盧告除左拾遺制

敕承奉郎行京兆府長安縣尉直史館盧告朕覩不理之代無他道也取唯諾之士為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下也德為聖人尊為聖帝三日不諫必責侍

臣况予寡昧固多遺闕不官才彦安能知之告是吾賢鄉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稱著取自史閣拔居諫垣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自用則小予不吝過勉思有犯無事遜言可依前件

蕭峴除太常博士制

敕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是

也今國家上法三代下採兩漢質文隆殺皆有舊章今命博士非欲草具儀法但使提舉考習而已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左郎蕭峴閻爾昆弟之間著友愛之稱復能於知己依投之地竭力報効況乎富有文學黙守恬退執心處己不亦多乎爾其為吾折中輕重詳校疑似使祝宗卜史之徒不敢以近習欺爾斯則可矣勉於自強可守太常博士散官如故

杜濛除太常博士制

敕守左拾遺杜濛爾五廟祖常左太宗同安生人共為天下者也爾能自以文學策名清時升為諫臣豈曰虛授閻同列牆進而不爾容爾亦拜章自陳極辭貢憤乃令徵辨盡知其由僉曰爾以齒少有才不能韜晦或處衆矜己或遇事褊衷言於慎徽則亦平矣仕於清貴斯豈廢乎考衆惡必察之言徵怨不在大之說官移禮寺跡去掖垣屈既伸眉事亦存體酌此二者頗得中道況乎職業至重緼蓄可施無使衆多復有窺測可太常博

士

李珏贈司空制

敕國有元老道可咨稟天命不助倏然去我宜加褒命以慰重泉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李珏立德行道繼長增高貴而益脩老而彌篤在文宗朝徧歷清近內備顧問嘗推姦宄外領事

權善提故典爰付魁柄實肖象求鎮撫四夷莫不信順訓導百吏皆有程品左官荒服衆冤非罪事君以道知我其天李固之確論無私周公之金縢終啟自朕統御尊敬耆老分委戎輅作鎮孟津訓兵令行治人化洽飽聞聲聞渴見風采以大冢宰徵歸朝廷讜直忠貞骨鯁魁壘凡所陳啟無非法誡遂乃裂授東夏表率諸侯能救饑艱克為康泰初陳微恙請捐重寄驛騎奔問侍醫臨理旋聞大病卻食涕流命也奈何痛悼不及今遣使

某官持節冊贈爾為司空魂而有知鑑兹誠意

歸融贈左僕射制

敕有禄位而享富貴啟手足而歸壤樹身歿名著生榮死哀蔚為大臣宜遵贈典故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歸融發於文華揚歷清近業冠前輩才高當時總領屬官預聞政事凡曰繁劇無不踐更刃皆有餘施無不可徧處重位内脩典法三乘戎輅外作屏毗富而不驕貴而愈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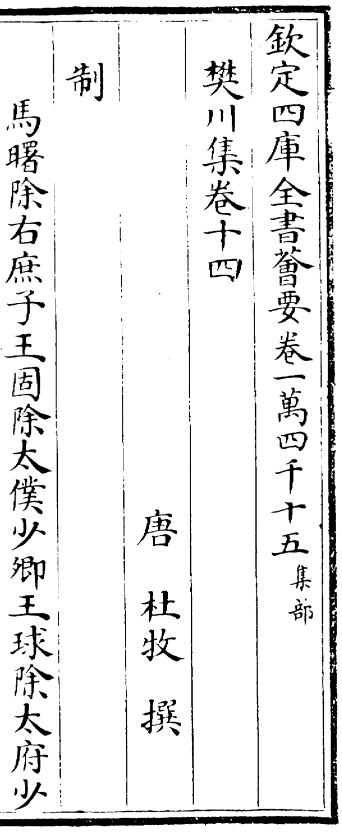
曾參三省太叔九言服以行之終身不倦稱士林之君子為朝廷之表臣未究高年遽閒長夜爰舒痛悼用加顯位命之寮長以慰重泉可贈尚書僕射

令狐定贈禮部尚書制

敕朕有表臣作鎮南服天不我助遽此殲奪用崇飾終之典以舒痛悼之誠故桂州本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兼桂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令狐定始自結髮

至於壽考直道而行靡有悔德初以友愛謁闈門之風中以文學應鄉里之選終以德業為名實之臣受自郎吏至於藩翰事煩必理刃皆有餘去載桂陽雖云旱耗聞其風俗芬若椒蘭昔爾元昆輔我聖考令汝猶子相予沖人公忠貞正衡鏡法式煥乎當代萃於一門上有攸助急難之名下有慈愛教誨之道聞於論者爾其得之跡去難留川逝不舍追命宗伯以慰重泉往而有知鑒我厚意可贈禮部尚書

樊川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十五 集部

樊川集卷十四

唐 杜牧 撰

制

馬曙除右庶子王固除太僕少卿王球除太府少卿制

敕前度支河東振武天德等道營田供軍使檢校太僕卿兼御史中丞馬曙等或以文學策名或以吏才進用

久更官次皆著勞效西漢趙充國八十老將通知四夷以為排折羌虜非穀不可令浚稽山南遮虜障北坐甲待食不下十萬曙以文學之暇頗好論邊果能峙糧飽吾戰士固此為郡亦報善政球倅賔席得專留事兵於其郊所命皆具東朝崇秩列等貳卿各服官榮以俟昇擢可依前件

李叔玫除太僕卿高証除均州刺史萬汾除施州刺史等制

勅壯武將軍檢校太子賔客前兼右金吾衛將軍監察御史上柱國襲岐國公食邑二千户賜紫金魚袋李叔玫等夫伊吕之爲將也每以救扶爲心故其苗裔福随殷周我西平王功存社稷慶流後嗣子孫多賢裂土分茅玫洸毅知書洵美且武儒士多譽將才頗高慶忌一門盡有爪牙之用金敞舉族皆著忠厚之名置將軍之符列卿寺之任曰文曰武唯上所命酋爲才士實曰寶臣証汾爲吏嵗久文學績效皆有可觀清江武當有人

有賦豈曰薄小宜遵詔條無忝寵榮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敕仲尼以舉賢才則理大禹以能官人則安况西界浙河東奄左海機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間藴稅魚鹽衣食半天下不有令聞豈宜委之正議大夫使持節華州諸軍事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李

訥温良恭儉齊莊中正寔以君子之德華以才人之辭揚歷清顯昭彰令聞輟自掌言式是近輔子貢爲清廟之器仲弓有南面之才智莫能欺剛亦不吐表率教化皆有法度今者兵爲農器革作軒車言於共理在擇循吏是故用己效之績託分寄之任擁蒨旆而服玄玉化千里而有三軍儒者之榮莫過於此孔子曰仁者愛人智者知人愛人則疲羸可蘇知人則才幹不棄土宇既廣殺生在我考此二者可以報政榮加副相用壓大邦

爾其勉之無忝所舉可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勲封賜如故

盧摶除廬州刺史制

敕夫立人伯長此周文王所以敬事上帝也况廬江五城環地千里口衆賦重豈可輕授朝議郎守尚書刑部郎中上柱國賜緋魚袋盧摶文學策名才能入仕周歴臺閣常宰繁劇鬱有佳譽兼報善政令者出郎官之帳

懸太守之章言於清時不為不遇上有命同慢則違之上
有好則效之此乃成王命君陳之言也故行令不如行
化律人不如律身念玆二者可長人矣無忝分寄爾其
勉之可使持節廬州諸軍事守廬州刺史散官勳賜如
故

李文舉睦州刺史制

敕夫三尺律令人情出於中耳苟情有不可亦法無本
條正議大夫權知宗正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

七百户賜紫金魚袋李文舉宗室子孫初以地進累居官次皆著能名是以取自遠藩擢為宗正大則提舉羣吏灑掃守奉次則整訓屬族次第昭穆唯此二者爾之職焉今則狂盜公然侵犯陵寢毀櫝之罪已坐首令責師之義固難矜寛勉於分憂足以補過可使持節睦州諸軍事守睦州刺史散官勲如故

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制

敕朝散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

賓弘餘朝議郎前使持節處州諸軍事守處州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蘇莊等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內政美而寇恂留為人擇官因重而撫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為政也長育多方恵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指莊任南康悉心為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超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庇人矣無異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始終坐狂愚之罪者勿理深

污各膺寵祿無忝分寄弘餘可檢校太子右庶子餘如故莊可使持節鄧州諸軍事守鄧州刺史散官勲如故

李暨除絳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曹慶除威遠營使等制

敕中散大夫使持節亳州諸軍事守亳州刺史兖本州團練鎮遏使雲騎尉賜紫金魚袋李暨等昔貞觀末遣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各以六條巡察郡縣以能進者止二十人獲死者七人流竄黜免僅千百輩以太宗皇帝

上聖憂勤之切百執事奉法公謹之心守臣為姦如此之衆況今黜陟久廢仕進多門緬思疲人每渴良吏牧守之念予常軫懐暨實文士出典兵郡不薄為吏愛我百姓盜賊姦宄寢而不作鰥寡孤獨皆有所養中庸再分符竹閫立善政凡為理者皆高仰之令用己效之才各委共理之任簿書刀筆俗吏事耳慈恵教化君子宜之二者較然爾欲何取慶乃身帶兩綬兵分禁營得佩牛刀立於交戰或有鄉里之譽克肖友悌之風百里長

人在王畿内各思荅效無忝寵榮可依前件

李誠元除朔州刺史制

敕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前使持節都督勝州諸軍事兼勝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押蕃落及義勇軍等使上柱國李誠元開元時吐蕃上書悖慢無禮皆邊將造偽交鬬華夷異立功勲以求爵賞自長慶巳降怠於制置西北守帥多非其人侵虚種落厚自封殖至使怨鷙之性不甘欺奪之苦近者聚為内寇至乃騷動

天下因令循撫果效信順是以屢詔執事慎於選求僉曰誠元家本北邊志氣慷慨将軍之子頗傳父業學萬人敵知四夷事跡榆林之前政寄馬邑之名邦仍留兼官用震殊俗夫車馬甲兵戰之器也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然後要之誠信禦以堅明雖曰戎夷豈不畏服深期國士無穨家聲可檢校國子祭酒使持節朔州諸軍事兼朔州刺史御史中丞散官如故

薛達除秦州刺史制

敕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若不擇才必有陷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隴州諸軍事兼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薛逵匈奴犯塞李廣逢時爪牙甚堅翅翼頗健仕以汧隴倚戎一作盡節守封當賜輒分軍租不入士爭為死虜不敢犯令以天水名郡號為新都用汝守之期於鎮靜無名戎生事無玩兵邀功正封疆守禮信險走集嚴候伍邊將之道莫過於斯玉印貂冠皆為榮秩壯爾軍旅惟恐不多勉礪

鋒鋋以期報效可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秦州諸軍事兼秦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天雄軍使兼秦成兩州經畧及義寧軍行營鎮遏都知兵馬使本道營田等使散官勲如故

田克加檢校國子祭酒依前宥州刺史制

敕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賔客使持節宥州諸軍事兼宥州刺史御史中丞充經畧軍使押蕃落副使左神策軍宥州行營都知兵馬使上柱國鴈門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户田克梟俊無敵感激輕生李信之氣葢關中陳安之勇聞隴上委以邊郡能得士心寇圍陰河守陴甚寡爾乃萬死不顧一奮無前奇兵徑衝驍騎横挑圍開孤壘戰敗豪羌言念忠勞豈愛爵賞貽以崇秩用酬奇功畢萬疋夫也百戰皆獲有馬百乗死於牖下死不在寇此乃趙鞅誓衆之辭也宜念古人之言勉作萬夫之將可檢校國子祭酒餘如故

薛淙除鄧州任如愚除信州虞藏玘除邛州刺史

等制

敕朝議郎前使持節坊州諸軍事守坊州刺史薛淙等

仲尼對魯哀公曰人道之大莫先為政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念先師賢帝之言思疲人良吏之選夙興夜寐不忘於此淙以文科入仕命守邊郡屬當伐叛兵於其郊處劇不繁事叢皆辦如愚進以門子屢為長吏其有政化可方古人藏玘閱官簿而頗多言理名而亦著紹元常聞謹慎可宰百里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無忘格言副我優寄可依前件

鄭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陳州刺史制

敕朝議郎前守太原府晉陽縣令上柱國鄭液等令之郡守為人師帥宣上教化者也以液久在宦途常宰大邑聞其為治人歌舞之以蒙執殳前驅予之雄也光祿獲塞居延視胡虜不敢窺士爭為死各委分寄寔曰遷升通州雜以華夷淮南兩有兵賦爾其往哉今用誡爾為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言於仕進可曰顯榮夫

君子之道先有諸己後求於人苟能律身始可檢下勉詳詔令用謹理行從規始於門子入仕恭謹無尤自州佐而升在朝班列五尚而職三服亦為良遇無忝官常可依前件

王晏實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從渝州刺史制

敕正議大夫前使持節淄州諸軍事守淄州刺史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王晏實等俟善政而後用或茂無所聞滯序進之常逆則怨生於

下古今政柄惡斯二者晏實初本徤等三人入仕年多亦常為郡閭無悔吝是熟詔條濟南跨河有兵有賦巴渝夷俗慷慨豪徤形於樂曲爾其往哉古之人有言曰予苟為善誰敢不勉身率以正孰敢不正欲謹理行在於廉平弘宗温慎有餘王屬咸為清秩銖以文學常佐賢侯作掾京兆亦曰美仕皆有官業慎無自薄可依前件

郭瓊除渠州郭宗元除興州刺史王康除建陵臺

令等制

敕太中大夫前使持節文州諸軍事守文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州鎮遏使上柱國郭瓊等鄰山順政僻處山谷罕知文律易為欺奪瓊與宗元守郡宰邑聞無悔吝爾其往哉仲尼曰正身而人正欲善而人善撫我疲俗宜遵格言苟或不臧貽爾之戚惟康入仕常在班列青宮賛導陵邑守奉若非謹慎不膺斯任可依前件

吳從除蓬州賈師由除瓊州蕭蕃除羅州刺史制

敕中散大夫前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從等地遠京邑俗雜蠻夷不知文律易為欺奪朝廷選置多無名人小則抑鬱不伸大則聚以為寇蓬緣巴徼其風忍勁邊處海外在兩漢時往往小反羅居百越磎洞深阻咨爾三吏比常為郡亦執有政勿以荒服侮我疲人或異詔條必嚴厥辟涓當叙進優以上佐茍有見聞無忘裨助可依前件

裴閱除温州刺史伊實除獻陵臺令等制

勑正議大夫前使持節忠州諸軍事守忠州刺史上柱國裴閱等江峽之間其俗剽悍閭𨵗為理人惜其去若不遷陟豈酬政能洎師素等久居官常皆無悔吝半刺列郡人所諮稟衣冠弓劍之地霜露感思之心尤藉謹良以專守奉各服休命勉於始終可依前件

陸紹除信州刺史封載除遂州刺史鄭宗道南鄭縣令等制

勑中大夫前使持節中州諸軍事守中州刺史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陸紹等夫以冉求之才方六七十為之三年然後可使足人今者一州之地五六於此況上饒參以越俗遂寧旁緣巴僥號為沃野皆有厚賦委之分寄寔難其人以紹其先君子仍代作相能以儒學緣飾吏理以載頗有長者之舉聞於士林之間夫二千石所繫朕常留念舉以授爾能不誨乎邺孤獨逮不足脩其教狥其宜凡此四者著於王制勉循古道以活疲民宗道宰邑卓然善政廉使上課書為第一列於遷陟得以不

時無易初心以失前效可依前件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令盧審矩

除陽翟縣令等制

敕朝議郎前京兆府渭南縣令上柱國張德翁等德翁

承訓審矩為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仕而至此斯

亦達矣匹夫為善人猶則之守令所為誰敢不化詩曰

爾之教矣人胥效矣可不勉之餘各以序進亦為良遇

並依前件

王樟除雅州刺史郭鏞除右諭德等制

敕朝議郎前守成都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王樟等廬山江關扼束控西南夷置吏不菩所虞非細以樟嘗宰劇縣在會府中條令和平吏人嘉美跡爾前政撫予遠人禮曰人之所好己亦好之人之所惡己亦惡之以此用心何憂不理暨鏞與綬門子清族閲其官簿入仕已久東朝諭導名藩上寮頗為優閒宜服休命可依前件

傅孟恭除威州刺史宣敏加祭酒兼侍御史依前

宣歙道兵馬使知防秋事等制

敕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國子祭酒前使持節都督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押蕃落及監牧副使兼度支銀州營田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傅孟恭等孟恭山西將門幷州壯士雖長鋋都尉黑矟將軍校其忠勇無以過也左官非罪志氣益堅守邦有聞官業克舉今以威州新造虵豕之衛非爾材力不能控壓遂以武健佐助戎臣覩其列狀頗著勤效

敏於窮塞提挈孤軍樹立和門繕完械用暈飛虹亘者三百間耀雪吹毛者數萬事言其勞績亦少比倫各兼憲班或伏熊軾可曰榮遇無自懈怠可依前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除櫟陽縣令王仲連

贊善大夫等制

敕中散大夫前使持節利州諸軍事守利州刺史上柱國姚克柔等仲尼曰人道之大莫先為政之功者其長人乎克柔嘗典一邦愈知為理承鼎開敏有材幹能堪

事河池名郡畿內小侯仕於清時皆為良遇大凡為理之要先事孤弱譬諸草木無倦栽培仲連荏苒宦途歲月滋久東朝賛導亦曰升遷各愼厥官無忝榮命可依前件

朱載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縣令張公及除獻陵令韋幼章除京兆府倉曹等制

敕前靈監節度掌書記朝請郎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朱載言等刺史縣令皆古之五等諸侯行詔條紀

綱專教化殺生者也得其才則疲人蘇息非其任則百姓愁怨載言循省問遠等或以吏理進官或以科名入仕當此選擇聞無悔尤海豐越俗王畿名邑夫邪正猶表前之影教令如草上之風若非律身不能為理公及以勤謹膺陵邑慎選幼章以才敏坐京兆劇曹各有官業無自廢怠可依前件

樊川集卷十四

樊川集卷十五

唐 杜牧 撰

制

支某除鄆王傅趙全素除福陵令等制

敕銀青光祿大夫前使持節邢州諸軍事守邢州刺史兼侍御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支某等近者控名責寔事不苟且量才適用咸當所宜咨爾某等各於進官

亦以勞久王門為傅越徼分憂洎守奉園陵毗佐列郡皆曰美秩盡獲優安各務清勤無掇悔吝可依前件

鄭陵除大理少卿致仕制

敕朝散大夫檢校太僕少卿前兼江陵少尹上柱國鄭陵四代所貴事皆不同至於尚齒其道一也聞爾久居官次年踰月制家唯四壁身無一簪今者致政里居亞列半俸足得安枕几而就頤養敬老之道不為優異可守大理少卿致仕散官如故

王釗除皇城留守制

敕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充左街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王釗常侍文陛名見武臺頗以五千獨當一隊思長策久安之術避必戰敢死之虜頗喠免冑獨能全師洎縶纓趨朝執金入侍夷險一貫忠勞兩兼子尾之疾雖平郤克之步尚蹇宫崇環衛職實司武入座副相不失舊榮且務優安勉於遵養可檢校刑部尚書兼右領軍衛上

將軍御史大夫充大内皇城留守散官如故

王知信除左衛將軍史褱除右監門衛將軍制

勑昭武軍校尉前守右驍衛將軍上柱國賜緋魚袋王知信等古人之為理也不以一眚而掩大功克黄絽子文之宗霍陽繼博陸之後知信烈祖貝丘之戰可庇十代豈止曾孫褱父伯仲亦效忠懇提挈全魏歸於朝廷今者寵以將軍旌其舊德豈獨舉賞延之典亦欲使列士諸將自為孫謀奭鎬明誼入仕已久皆無悔吝故有

序遷分憂佐理無忘謹廉可依前件

張直方授左驍衛將軍制

敕朕據南面之尊制一代之命先講百官之法後行四方之政若有罪不問是倒持太阿有頑不磨是廢去砥石則拱視天下何以為理雲麾將軍起復檢校刑部尚書兼右羽林統軍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席其先人任為邊將投誠向闕執玉來朝近臣勞郊大匠理第典兵於禁門之內立侍於交戟之中校其寵榮無與等比爾

乃每輕法檢恣為遨盪擅去宿衛潛遊畀縣有司問狀持舌不言以至再三始引借闞古人有云儗人必於其倫觀過必於其黨念其生自戎旅素不鐫琢既觸法綱亦可矜容加滕隆泉予常自慎小懲大誡爾宜知恩不失將軍之榮仍有兼官之重足得湔洗以俟甄升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右驍衛將軍御史大夫

朱叔明授右武衛大將軍制

敕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左武衛上將軍御

史大夫上柱國吳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朱叔明司馬軍令黄帝戰法兵家尚嚴始可克敵邊將破虜詐增百級亦罪之小者漢文時魏尚因繫漢宣時田順自殺開元中幽州長史趙含章大破奚虜旋坐贓貯放流瀼州縱有功勞不贖罪犯是以拓土萬里垂功中興自長慶已還益輕邊事選拔將帥多非賢良豪奪種落蹄角之畜割削士卒衣食之賜見利則住見弱則欺困酬恩榮不順㢘恥積帛藏鏹丘累陵聚是以戰士離落兵甲

鈍弊積三十年擲之不問近者代叛益知其由屢下詔
書誥誡深切豈知頑昧不可鐫琢嗟爾叔明材惟樸樕
性命淺狹其兄叔夜以贓抵刑不出私門可視覆轍忝
據藩翰已積歲時料甲峙糧既乏素效事虜接戰不報
寸功而乃公欺降戎乾没戰馬歸充伏櫪人之無良一
至於此昔曹劌請戰卜式輸財俱是匹夫不與公食爾
乃貴擁旄鉞任倚邊陲何其用心與古相萬諫臣拜疏
前罰未塞尚為恩貸不失将軍分務洛師可以循省可

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散官勲如故

梁榮幹除檢校國子祭酒兼右策軍將軍制

敕北落親軍夾峙宮省選忠勇者爲吾爪牙右神策軍奉天鎮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右威衛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梁榮幹射必落鵰力能振武白晦雄毅益守謙恭故能塞護長榆兵分細柳恩加士卒名著勤勞今日擢掌五兵榮懸三綬勉礪鋒鍔上答寵光可檢校國子祭

酒兼右神策軍將軍知軍事御史大夫充馬軍都虞候散官勳如故

呂衛除左衛將軍李銖右威衛將軍令狐朗除滑州別駕等制

敕忠武將軍前左武衛將軍兼澧州長史合川郡公賜紫金魚袋呂衛等衛為天驕之魁來就諸臣之位誠敬忠信不失其常銖朗入仕歲久閱官頗多聞無尤違是宰理道將軍上佐半剌之任言於清時皆為美仕帖以

祿秩之綬用嘉慕義之心慎無自輕勉於敬畏可依前件

張幼彰程脩己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制

敕翰林待詔昭武校尉前守左驍衛將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幼彰等幼彰脩己鴻都奏伎工於丹青用志不分與古爭品審以武進晚能知書屢以辭章上干丞相知寔以謹良綰務師儒以詳練守職或藝或勞或遷或拔將軍佐寮皆為寵擢各守職秩無忘專慎可依前

件

一品孫李明遠授左千牛備身制

敕一品孫李明遠三品孫韓鍔等立侍文戟繞能勝冠出入見君父之尊師資益忠孝之道流離少好騏驥老成宜念聿脩慎無欲速明遠可致果副尉守左千牛備身鍔可翊麾校尉守左千牛備身

李鄠除檢校刑部員外郎充鹽鐵嶺南留後鄭蕃除義武軍推官等制

勑前鳳翔節度副使朝議郎侍御史内供奉賜緋魚袋

李鄠等五嶺之表地遠京邑吏以法制奉公下以文律

自持蓋亦寡矣而鹽鐵榷束之籍延袤萬里若當其才

非唯山澤之饒歸於公上亦得以遠人利病聞於朝廷

今吾丞相揣摩新規改易舊制以鄠文學廉慎當官挺

然嘗倅賢侯號為名士以此委任必有可觀藩瑾嗣閔

咸有才能佐藩評刑知己所請各進官秩皆為榮遇宜

思報效無累薦延可依前件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廬壽院等制

敕權知鹽鐵廬壽院事朝請郎侍御史内供奉韋宗立等近者恢復河湟訓定羌虜江湖之間人安而不擾供饋之費財有餘而力不殫寔由管搉委之名臣今者尚書休以爾宗立等上言咸曰清白處己勤謹奉公予安能知無不可者暨頡與潛皆稱名士自有承相為爾已知守職佐藩無忝新命可依前件

房次玄除檢校員外郎充度支靈鹽供軍使等制

勑前知度支河南院事朝散大夫試太子司議郎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房次玄等有司臣各言爾等或以科名文學或以清白才用列於薦籍其辭甚美分金穀榷運之務無忘謹廉佐諸侯將軍之府宜竭裨助報知苟盡能不違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李知讓加御史中丞依前邠州刺史韋璵加侍御史充振武掌書記等制

勑太中大夫使持節邠州諸軍事守邠州刺史充兵馬

留後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知讓等以知讓所理雜以華夷宜假霜臺用壓戎落瓊璹覿等皆吾卿大夫之令子弟也戎臣知之請為佐理夫幕吏之道有事必言知無不為考於職分亦無本局各思報效勿事依違可依前件

崔彦曾除山西道副使李詵山東道推官楊元汶

京兆府法曹等制

敕朝議郎行鄭州營城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崔彦曾

等戎臣請士京兆求賢披其薦籍皆曰才能彥曾左官
非罪理人異等詵張王賢客梁苑辭人元汶官決平之
司無舞文之過移為典獄陟在賓階不累己知唯有直
道可依前件

李承慶除鳳翔節度副使馮軒除義成軍推官等

制

敕朝議郎前守太常丞上柱國李承慶等以文學升名
於有司以才能入仕於官次諸侯辟之以佐於賓席天

子用之以升於朝廷次第等級大小高下亦與古之鄉舉里選考德試言無以異也爾等皆吾卿大夫之令子弟也清風素範克肖家聲屬辭彤章能取科第既有知己皆為才人賢覿與遊達視所舉今爾賔主兩皆得之義則進否則退無為美疢以求茍容可依前件

夏侯曈除忠武軍節度副使薛途除涇陽尉充集賢校理等制

敕前昭義軍節度判官朝議郎殿中御史内供奉夏侯

曈等曈以科名辭學開敏多才久遊諸侯常藴令聞周知吏理兼能潔身戎臣上言願為毗賛既諾仕以委質宜直道以酬知途以文行策名節趨清逺言於後進寔為秀人延閣典校丞相所請勉循階級以至堂奥可依前件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陜府廵官崔滔櫟陽縣尉集賢校書等制

敕在春秋時晉為諸侯國也尚立公族大夫教育諸卿

之子富有賢哲不假搜聘名同列而會者三百餘年況今天覆盡得而禹畫無遺名卿賢相之家清風素範之族子孫森羅髦俊並作次第叙用宜嘆乏才壐使判官將仕郎守國子監太學博士蕭孜等或以秀異得舉文學決科或以行實立身遭逢知己皆後生可畏之士為當時有才之人東觀著述䄠閣典校參畫幕府開導獻納清秩美職二者兼之不由階級安至堂奥勉於脩慎以俟超升可依前件

楊知退除郓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直弘文館

等制

敕將仕郎前守京兆府藍田縣主簿楊知退等國家盪定齊魯餘三十年多用名儒鎮之以還古俗其議實吏皆為秀彥弘文館四部羣書十八學士詳考理亂鋪陳王道此乃貞觀之故事也若非名士固不與焉知退文行温雅副幕府之求廷望才學聲華膺丞相之選自以謹幹稱於有司予非能知咸狥其請各宜率勵無累所

舉可依前件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除福建支使劉蛻壽州巡官等制

敕度支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白從道等朕以國計出入委以表臣尚書郎當戰伐之餘財穀殫歷斷長補短以無為有今者上言三吏皆曰國才校其智能足應事役曁守臣貽孫等亦曰祥蛻文學溫慎可在賓階才者得失之端士者功名之

本勉於自勵無負己知可依前件

盧籍除河東副使李推賢殿中丞高湜除湖南推

官薛廷傑桂管支使等制

敕河東節度副使朝散大夫檢校大理少卿攝御史中

丞上柱國盧籍等夫諸侯之任重矣其行道也得以阜

俗變俗其行法也得以刑人賞人若張政化得以助業

某等上言咸舉可用籍等或負才郶倜儻不羣或以文

章策名俊秀或有幹局可佐囹圄皆狥所請予安能知

并州近胡王業兹始艱難已來何戰不會長沙始安頗閭旱耗各宜良士以佐賢侯夫直道枉道無他故也取容盡節而已勿慮後患宜竭報知暨殿省佐寮縣道為郡豈曰虛授亦當爾才正霜臺之舊名班芸閣之初命各服寵祿勉於自強可依前件

鄭碣除江西判官李仁範除東川推官裴虔餘除山南東道推官處士陳威除西川安撫巡官等

制

敕浙江西道都團練判官將仕郎監察御史裏行鄭碣李仁範暨虔餘等咸以文行策名清時諸侯知之命為幕吏少微四星處士毗輔之宿也天之布列在軒轅前此乃天意親近賢良先於妃后威者吾能言之耕延陵之皋荷石門之篠沈如魚潛一作頓冥若鴻翔非吾賢相爾不肯起徇酬知己以壯在野可依前件

裴詒除監察御史裏行桂管支使等制

敕前鄆曹濮等州觀察支使朝散大夫試大理評事裴

詒等守臣有司上言請士皆曰詒等士族之中有政事科名清廉公謹嘗經職守稱有才能古人於一飯之恩尚有殺身以報况於知己得不勉之可依前件

石賀除義武軍書記崔涓除東川推官等制

敕朝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石賀等朕寄諸侯之事重矣大者敎化風俗小者恵養黎衆環千里之疆綰三軍之衆講求倚用不五六人守臣公度仲郢所請賀等各以文學決科愷悌干祿覾其褒舉皆是才名能報所

知在爾實主予不與焉暨鑲與鉤亦稱智敏神州作掾
五庫掌財足展幹能無惰官守可依前件

顔湘除涇原營田判官夏侯覺除鹽鐵巡官等制
敕前振武軍節度判官文林郎監察御史裏行顔湘等
近者循名責寔抖擿稍峻諸侯有司亦各搜選才良以
佐物務湘覺本以文進兼通吏理從周暨魯皆稱幹能
於以聲韻上獻律呂精工雖曰小道亦有可觀徇請酬
勞咸加新命各守職分無忘用心可依前件

趙元方除户部和糴巡官陳洙除長安縣尉王巖除右金吾使判官等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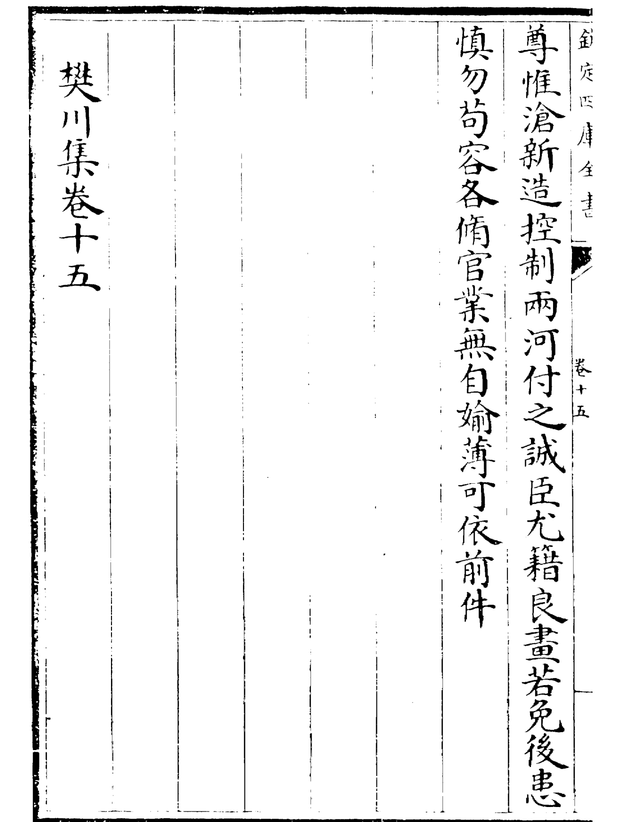
敕攝户部巡官宣德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兼殿中侍御史趙元方等各為長才自有知己地官平糴專豐耗發斂之任京尉坐曹决事得操豪猾交戟之内賛佐衛臣言於仕進皆曰得路勉思報效無累所舉並可依前件

韋承鼎除左賛善大夫韋諝除尚食奉御柳謙除

壽安縣令韋選除義昌軍推官錢琦除滄景支

使等制

敕前度支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徵仕郎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柱國韋承鼎等持身謹潔美才周通奉公當官先勞後祿端雅守道俊秀升名久遊賢侯衆稱君子參柬朝之贊諭分五尚之職秩紀大府羣吏之失提王畿生齒之籍方六七十長億萬夫金臺嘉招武幄與食法官憲秩以壯藩垣進於清時皆為美仕近者屢譴幕吏予豈無意蓋欲廓實階敢言之路誡諸侯自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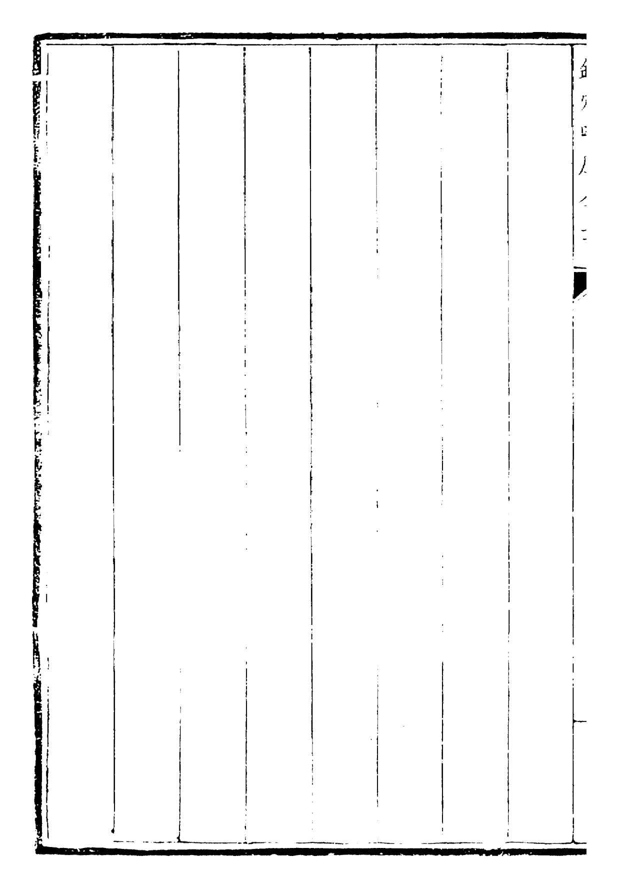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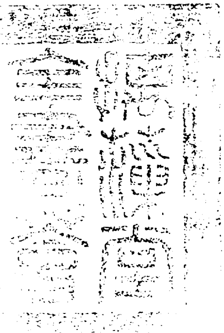
尊惟滄新造控制兩河付之誠臣尤籍良畫若免後患

慎勿苟容各脩官業無自媮薄可依前件

樊川集卷十五

譌案卷十三第五頁前二行士師皐陶之恤刑按
禮記注獄官有虞氏曰士皐陶爲士非士師也
士師乃周官大司寇之屬此誤
卷十五第九頁後六行薛途除涇陽尉刋本涇訛
經據唐地理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莫漢
謄録監生臣吳鐈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樊川集卷十六至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樊川集卷十六

唐　杜牧　撰

康從固除巽王府司馬制

敕新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濮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康從固其父秀榮實爲名將李廣多爭死之士竇嬰無入家之金一收七關易如拾芥念爾

跨馬事敵執戎同仇壯比文鴦勇同李敢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人之言信不虛設今者顧留闕下以奉朝議念其無誨可見至誠曳裾憲寮用爾恩寵宜思終始上報君親可檢校國子祭酒兼冀王府司馬殿中侍御史散官勲如故

張正度除汾州别駕等制

勅中散大夫前守青州别駕上柱國張正度等各以才能仕進謹慎修身積日累時咸有知己或以序進或徇

所請皆佐列郡無怠官常可依前件

馬迴除蜀州別駕等制

勑中散大夫前守彭王府司馬上柱國馬迴等以爾入仕歲久愈知為理半剌上佐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今以名郡藉其佽助各有兼授以峻助襄慎守官常無自偷惰可依前件

賴師貞除懷州長史周少鄘除虢州司馬王桂直除道州長史等制

勑鳳翔府節度押衙知進奏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秘書監前兼亳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賴師貞等師貞主大藩留邸之事少鄘專吏閤錯雜之務皆公謹歲久官次宜遷玄爽俾佐郡符亦有可取湖外饑人相聚為寇蕩覆鄉縣勢如燎火蓋不得已遂至剪伐桂直用命一舉滅之言念功勤宜有褒賞名郡上佐帖以憲秩耀爾軍旅可增義勇可依前件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勑新授景陵判官上騎都尉朱能裕朕以喬山弓劒渭北衣冠霜露之心悽感常切以汝端謹有守操尚無尤常在傍側備見忠孝用是奬擢爰資守奉夙夜勤敬無忝委任可將仕郎内侍省掖庭局官教博士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劉全禮等七人並除内侍省内府局丞等制

勑賜緋魚袋上柱國劉全禮等置在傍側闕歲時合需班秩各宜敬恭職祿不懈忠勤可依前件

高駢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職右神策軍兵馬使制

勅右神策軍右廂兵馬使兼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前靈州大都督府左司馬殿中侍御史上柱國高駢禁旅典兵為吾爪士言念付祿未稱輸勞列之王官忝以憲秩可曰榮遇無忘盡瘁可檢校國子祭酒兼濮王府司馬侍御史餘如故

忠武軍都押衙檢校太子賓客王仲玄等加官制

勑忠武軍節度右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王仲玄等自艱難以來言念許師何役不行何戰不會居常則長法知禮臨敵則致命爭登標於和門不忝忠武爾等短衣長劒事冠乘邊觸履艱危無所顧慮將軍列狀憲班酧勞勿矜常勝無忘淬礪可依前件

右神策軍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尚漢美等敘勳制

勑前件等拔以貔貅之勇籍於禁旅之中大刀長矛重

弓衆矢林會山立星羅翼舒唯以忠勤拱我宸極錫之勲寵以酧勞瘁可依前件

右龍武軍大將軍劉誠信等三十三人叙階制

勑右龍武軍大將兵馬都知正議大夫檢校太子賔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右龍武軍宿衛劉誠信等技以勇聞任因信普力可挾輈以走敵藝能奪矟以制人常礪鋒鍔無所迴避自拱宸極益展忠勞思以報之何惜階級可依前件

景思齊授官知宣武軍進奏官制

勅宣武軍節度押衙知進奏起復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歙州司馬上柱國景思齊等諸侯之任各有職貢小者得循事例大者決於朝廷關白啓導屬在留邸爾等咸以謹密能膺任使或外除喪服或超授新命不失職祿勉於忠勤可依前件

馮少端等湖南軍將授官制

勅湖南團練副使馮少端等皆長沙勇士同摧兇徒言

念功勤咸宜升奬帖之憲秩試以崇班名郡掾曹亦為
美稱特加恩寵非用彛章耀爾轅門以增忠壯可依前
件朱諫周豹二人委本道量事優奬官健陸满等一百
二十八人弩手并子弟周質等四百八十五人並委本
道酌事量加賞給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勑具官某等夫折衝果毅皆吾武位以延勇士國朝用
此以進立戰功至將軍者衆矣自府兵一廢名存實亡

令之來者豈其人哉近以邊障隙開寇戎患結豈無萬人之敵奮於下位之中但使披文空增拊髀並可依前件

王元宥除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勑緊纓趨朝交戟入侍委以兵衛固須信臣內樞密使驃騎大將軍行右威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二千戶王元宥儉而多才忠而能力事君盡禮處己無私自主樞要益見誠信令者十萬全師比落

禁旅視吳漢差强人意非韓信無可計事是以輟自心腹寄兹爪牙以盡爾材出於余志爾戰欽豪猾整肅戚容無使鄉閭致有侵害勉酧倚任以報君親可行右驍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衛功德使散官勳如故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敕控秦塞之西扼胡苑之左乃睠岐隴為國藩牆命以監撫宜崇班秩鳳翔監軍使銀青光祿大夫右領軍衛

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周元植事君以敬處仕無私節操凌霜而不凋肝膽開忠而洞見謙以自得高而益兢累監三軍推誠一貫言念西塞未得高枕用其聲實以護藩垣夫處於兵戎干令誠汝無愆不過於遠利服衆莫若於律身立事成功酧恩垂美在此二者汝其勉之寵以內省之崇仍兼將軍之貴往服休命無忝恩榮可守右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散官勲封賜如故依前監

鳳翔節度兵馬

柳師玄除夏州進奏等制

勑夏州節度押衙知進奏朝議郎柳師玄等將軍護塞師玄主留邸之職湍珪專書府之務咸有勞能遷奬正名亦其常也各宜專謹勿罹悔尤可依前件

張直方貶恩州司户制

勑朕聞先王之理也設法誤罹雖大必赦不忌故犯縱小必誅況乎凶狠不悛罪戾日積更欲矜免其如法何

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左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念以來朝嘉其慕善付之寵禄頗極尊榮為執金吾鞭小過而至死作禁軍統去異縣以恣遊尚以生自邊陲素乏教義退之散秩以懲非心俟其校拭舊痕湔洗前過必欲牽復用存始終豈暴虐得於天生險悍著於心本擅冐刑憲縱恣胸臆法所惡者爾皆為之白晝九衢梢憎萬手作横日甚而不自知湍於聽聞豈可悉數禮曰凡有罪惡屏於四夷不留中國唯舜能

之况堅頑有不移之姿網羅無屢開之典荒服作掾猶曰寛恩爾能自新豈惜後命可守恩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仍即馳驛發遣

王著貶端州司戶制

勑守愛州九真縣尉員外置同正員王著漢家之制雖丞員相子亦當戍邊隋文之令盜邊穀一升坐法斬首蓋以西北鎮戍華夏保障法苟不立所虞非細爾當羌寇犯塞之日天子拊髀之時命守關防以為扞而乃

占没兵糧自取傭直屏之荒服以謹其類乃令厥子叫閽稱寃再命坐獄備見罪狀幸以得無逋負可以矜寛為列郡之掾曹換萬里之一尉足得循省吾不負人可守端州司戸參軍置同正員仍即馳驛發遣

李玕貶撫州司馬制

勑朝散大夫守光禄少卿李玕昔開元致理之初冀州刺史單嗣光闕温凊之禮遂奪其官放歸田里是故四十餘年風俗忠厚教化之本豈先斯乎爾為將相之家

窮極富貴坐有大第官爲亞卿母子異居僅將十載有司彈劾事狀昭著於吾用法爾當何罪俾佐名郡尚曰寬恩可守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仍即馳驛發遣

姜閔貶岳州司馬等制

勅朝議郎前守景陵臺令上柱國姜閔等盗逆無狀輒犯陵寢侵攘法物聞之震驚爾等官業在於守奉懈怠所致是誰之過言於末減朕不敢議各宜佐官用正典刑可依前件仍並馳驛發遣

武昜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勑守崖州司戸叅軍員外置同正員武昜簡冠來乗城不能死節以此播棄爾亦何辭然漢誅李陵是為虐典魏赦于禁實得中道力不足者法宜矜焉守臣敎為吾爪牙能與别白使昜簡導生還之路朝廷無失入之刑咨爾三事大僚百司庶尹率能守此可期治平各宜盡規朕不惜命可守梧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勑詩稱鵲巢禮榮翟茀旣彰牙爪之效宜齊伉儷之榮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特進左領軍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上柱國廣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戸宋叔康妻清河縣君房氏懿兹柔淑作配忠勲能潔蘋蘩克叶姻族成此内則穆其壼風稱為令人實光婦道爰疏封爵用舉典章可服寵榮勉於輔佐可封清河郡夫人

吐突士曄妻封邑號制

勑詩美夫人禮稱内子允膺腹心之任宜崇家室之榮
弓箭軍器等使特進行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
上柱國陰山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吐突士曄妻
咸陽縣君田氏生於富貴作配忠貞柔婉自卑儀範可
則職勤賔祭道睦姻親既諧閨風克成婦德爰加禮秩
之貴以彰輔佐之勤榮我疏封無忘内助可封鴈門郡
夫人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丞簿制

勑某臣等感恩知義奉贄不闕居大海之外為有禮之賔爾國是也自列國卿至於署丞皆吾文吏之選次第授爾亦所以表他國不同禮也將我恩寵擢爾殊鄰慎勿怠違永作藩屏並可依前件仍放還蕃

西州回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勑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以恩信不虧羈縻有禮春秋列潞子之爵西漢有隰陰之封考於經史其來尚矣西州牧首頡干伽思俱宇合逾越宻施莫賀都督宰相安

寧等忠勇奇志魁健雄姿懐西戎之腹心作中夏之保障相其君長頗有智謀今者交臂來朝稽顙請命文組寸印高位重爵舉以授爾用震殊鄰無忘敬恭宜念終始可雲麾將軍守左驍衛大將軍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沙州專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

勅沙州專使衙前左廂都知押衙吴安正等自天寶以降中原多故莫大於虜盜取西陲男為戎臣女為戎妾不暇弔伐今將百年自朕君臨豈敢偷惰乃命將帥收

復七關爰披地圖實得天險遂相朝廷聲聞聞於燉煌爾帥議朝果能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長角竇融西河之故事見於戚時李陵教射之奇兵無非義旅爾等咸能竭盡肝膽奉事長帥將其誠命經歷艱危言念忠勞豈吝爵位官我武衛仍峻階級以慰皇華用震殊俗可依前件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勅幽州道入朝賀正契丹大首領討魯等天子有道守

在四夷爾今來朝予亦增愧綏之王帛榮以班秩宜懐恩寵永保封疆可依前件並放還蕃

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等十六人授官制

勅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攝兖州刺史趙瓊林等夫西南諸國自古多順在法度之外居繩墨之表來朝有禮歸貢不闕王帛以將厚意陷級以峻等衰各服寵榮無忘恭敬可依前件並放還蕃

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制

勑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繼襲部落主嵯阿如弟攝訓州刺史嵯阿蒲等柗𢹂以禮懐遠以德此國家所以殊俗貢聘不倦命舌人以通志意委屬國以厚宴享仍峻階級式爾恩榮無警邊陲以念終始可依前件並放還

蕃

燉煌郡僧正慧菀除臨壇大徳制

勑燉煌管內釋門都監察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菀燉煌大蕃久陥戎壘氣俗自異果產名僧彼上人者生於

西土利根事佛餘力通儒悟執迷塵俗之身譬喻火宅
舉君臣父子之義教爾青襟開張法門顯白三道遂使
悍戾者好空惡殺義勇者徇國忘家裨助至多品地宜
峻領生徒坐於學校貴服色舉以臨壇若非出羣之才
豈獲兼榮之授勉弘爾教用化新邦可充京城臨壇大
德餘如故

樊川集卷十六